

湖头条

远去的匠人

范广学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一串串、一阵阵悦耳动听地敲打声,伴着清晨的鸟鸣,伴着晚霞的谢幕,从早到晚不时地响起,深刻在我的记忆里,仿如昨天。

20世纪80年代,老街上有好几家铁匠铺,我家在老街东头的小街子上,周家铁匠铺是我家的近邻,两小间土坯红瓦搭建的门面房当做铁匠铺,主房子在铁匠铺的后边。周师傅锻打的是生产和生活的农具和用品,如菜刀、铁锨、锄头、镰刀、铲子、耙齿、水钩、扬叉等,逢集的时候,在门口支个摊子摆着,或挂在屋里墙壁上,任人挑选。

农忙快到的时候,周家铁匠铺更忙,他们要抓紧打制各种生产农具。入夜,还可看到纷乱的火星从烟囱中飞出来,像绽放的烟花,极为耀眼。房子正中架着一个大铁砧,旁边是火炉,火炉边上架着一个风箱,周师傅的四儿子个子小,力气弱,偶尔帮拉个风箱,不时用铁铲撮起一铲焦煤,往炉火上添,他前仰后合,使劲拉扯着,蓝色的火焰在飘拂上窜,越烧越旺,铁坯通红欲滴,周师傅趁热打铁,用火钳夹出铁坯,放在铁砧上。于是,周师傅掌钳,一把小铁锤,四把十八磅大铁锤挟带着风声,泰山压顶般节奏分明地砸在铁坯上,一次次锤打,一次次淬火焚烧,直到把铁坯砸成形,再仔细加工成产品。周师傅的其他三个儿子和一个徒弟,个个膀大腰圆,肌肉发达,抡锤时赤裸上身,如四座铁塔威武有气势,场面极为壮观震撼。

20世纪90年代初,小镇新街建成集市,风风雨雨、热热闹闹几百年的老街突然沉寂下来,成了鲜有人行走的道路。周家铁匠铺门前冷落,惨淡经营直至关门,令人唏嘘不已。好在当时打工潮的兴起,周师傅的儿子和徒弟走出了家门,融入另一片天地里打拼。

老街和它的铁匠铺退出了历史舞台,新街附近的大路沿上又零零星星出现了两三家铁匠铺,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工厂大车间批量制造的日用品的上市,铁匠铺也逐渐消失。柴氏铁匠铺三铁匠中的老人在集市上摆地摊零售工厂生产的铁制生活用品,老二做起了钢材生意,老三在外打工。

要说小镇老街上最有名望的匠人三位,没有人喊他们为师傅,直接被人们尊称为刘铁匠、蒋铜匠和马银匠。三匠人虽然早已作古,但当时那名气可是响彻方圆几十里的,至今老人们提起三匠人仍是津津乐道。刘铁匠的铁匠铺是社办企业,创业早,我上小学的时候它就在老街中间,也不知长我多少岁。刘铁匠技术是大哥大级别的,掌钳的大师傅,他那个铁匠铺很是红火。那四射的火星,那清脆的叮当声,是一幅画,是一支山歌,赏心悦目,深深地吸引着我的好奇,孩提时代每天上学放学路过铁匠铺,我都会慢下脚步多看上几眼。

马银匠的手艺是祖传的,因为他的孙子在新街上开了银楼,加工和出售银首饰,招牌上已显示是四代传承。马银匠的正宗技术活儿

我始终没见过,上小学时从老街经过,常看见他在固定的地方,固定的时间支个补铁锅的小火炉,拉起风箱,化上铁水补锅洞,他不吆喝,接过铁锅,认真清理小洞,手上托着一块厚垫布,布上放些木屑细灰,对着锅的小洞,从背面把溶化的铁水倒入小洞上,待稍稍冷却后,再用粗砂纸把“补丁”打磨一遍,一个破锅又能用了。小的时候,只听人们一口一声“马银匠马银匠”地喊着,大概真的是名不虚传,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半途而改行呢?

蒋铜匠是我姥爷,很遗憾的是姥爷的铜匠活儿我没见过,听大舅和母亲讲过姥爷的故事,姥爷年轻时吃了不少苦头,出外拜师学艺,学会了一手机械修理和铜器制作的技术。20世纪50年代,姥爷是当地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年大炼钢铁时,姥爷响应号召把铸铜器械全部上交了国家。1964年春上,社办铁工厂在老街西头创立时,姥爷是副厂长,带领一班技术骨干艰苦创业,成了吃县自筹粮中的一员,生活上稍微有了保障,姥爷年年都获得县和公社劳动模范称号。

蒋铜匠和刘铁匠的后人们兴旺发达,却没有一个继承祖业的,只有马银匠的手艺传承了下来。

老街匠人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符号,他们的创业与奋斗,也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他们离我们越来越遥远,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并向他们致以敬意!

诗品时空

天空是本书,大家都来读一读(外一首)

蒋戈天

天空是本书,大家每天都在读
太阳来读,总是起个大早儿
先用红彤彤的笑脸
做书的封面
再用一条条丝线,给书镶上金边

月亮来读,总是邀来星星
它们来得迟
却读得那么认真
月亮一夜未歇,读到天亮
星星很乖,一动不动
读啊读啊,不觉眨痛了小眼睛

天空是本书,写着密密麻麻的汉字
每个字不是阳光的偏旁
就是白云的部首
大雁,用飞翔的心来认
彩虹,用湿漉漉的梦去看
有时,它像雪一般洁白
有时,它像大海一般清澈蔚蓝

天空这本书,是看不完的画
是念不完的诗
拿着放大镜
我找到了这本书的无数个开头
却没有看见一个结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闪电偷偷告诉了我答案
它说你看,遥远的天边
什么也没有,只有无尽的地平线

爱流浪的蒲公英

为了一次远行,蒲公英
准备了一个春天
它们把花朵当成一枚枚金币
送给了大地、春风和鸟儿
空气中弥漫的,都是友善的花语
当结出瘦果,带着白色的冠毛
蒲公英的行囊就满了
选一个晴朗日
以一阵大风的烈烈吹拂
作为仪式,开始一次快乐的流浪

飘过了高山大河
飘过了田野村落
这里就是梦里斑斓的世界
蒲公英决定留下来
于是,它们的降落伞
就停在了远方的山间、河畔
先歇上一阵子吧
等到了明年春天
还要带着梦的种子,飞得更远

朝花夕拾

漠漠水田飞白鹭

黄森林

小满过后,天气向暖,“立夏小满正栽秧”,这个时节,正是家乡耘田插秧的大忙季节。汩汩清水注入田中,润泽那一片片希望的田野。享受过甜美青草的老牛格外卖力,不用扬鞭自奋蹄,拉着犁、耙勇往直前,撩动水声哗哗。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和着田埂上野月季和蔷薇花的芬芳,让人感到清爽愉悦,陶然若醉。

水田平整后,插秧便成了那个季节永恒的主题。秧苗早已披上一片新绿,羞答答地静立在风中偷偷张望着,像极了待字闺中的少女,等待着出阁的讯息。一声“开秧门啦”,便是她们最幸福的时刻,她们整装待发,分别被迎亲的队伍接走,那一块块水田就是她们的一个个新家。她们将在那里度过她们繁华而丰盈的一生。

一行行秧苗整齐地站立在水田中,就是一首首最优美的田园

诗,广袤的原野就成了一本寓意深刻的诗集,清秀隽永,又寓意深刻,让人永远都读不够。

循着浓浓的诗意,白鹭,这个可爱的精灵,仿佛天外来客,带着一片圣洁,携来一抹亮丽,在最美的季节出现在最美的地方。它们轻轻地来了,那样自然,那样亲切,那样恬淡。就好像早已约定好了一样,等青青秧苗都列队完毕,就该等着它们来检阅似的。也好像久违的家人,不动声色地回到家中,那一方港湾,早已静候多时。

五月,是多么美好的日子。树木成荫,鲜花遍地,青山如黛,白水依依。秧苗在季节深处拔节生长,白鹭在天地之间书写传奇。静的水,青的秧,白的鹭,动静结合,浑然天成,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白鹭是造化神奇、天生尤物,白白的羽毛,尖尖的长喙,光光的脖颈,流线型的身材,修长的双腿,

无不透露着灵气、洋溢着俏皮、展现着美丽。它们在无垠的水田中自由自在地生活,或觅食,或踱步,或嬉戏,或翩飞;或一只,或两只,或三五,或一群。它们永远都是那么气定神闲,向来不紧不慢,从不一惊一乍。偶尔,它们也会停下脚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近处的人,还有田埂那些灿烂的野花。

田水悠悠,秧苗青青,白鹭翩翩。谁是谁的衬托?谁是谁的点缀?谁是谁的注脚?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最美的田园中勾勒出最和谐的图画。如若赶上烟雨迷蒙的日子,那便是一幅上乘的水墨丹青了。

“漠漠水田飞白鹭”,那是人世间最动人的场景,充满着诗情画意,充满着脉脉温情,充满着烟火气息,充满着无尽韵味,充满着淡淡乡愁。